

浅谈《红楼梦》英译中共时语境的重建

韩 佳^①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共时性空间表现手法是《红楼梦》创作的一大特色, 对小说中场景意象的重建亦是其英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巴赫金的共时语境分析方法为《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以该方法分析两个英译版本中 3 个有代表性的片段, 可以看出, 译者在译文中对共时语境的重建直接影响着小说场景意象的营造、人物的刻画和作者意图的传达, 进而影响着译文的艺术效果与思想性。

关键词: 《红楼梦》; 共时语境; 空间; 对话

“语境”概念可以包括上下文以及言语事件发生在其中的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1] 本文所讲的“共时语境”特指小说体裁中为实现共时性描写而设置的情景语境。共时性描写是小说尤其是具有复调艺术特色的小说中所经常使用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即作者利用一个共时的情境将不同人物之间语言、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在同一瞬间、同一横剖面上展现出来。如果说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 意义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的交流环境, 那么在共时性描写当中, 语境则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发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和思考自己的世界, 主要在空间的存在里, 而不是在时间的流程中”。^[2] 巴赫金把这类小说看成是一个由多种独立的主体意识构成的多声部的艺术世界。^[3] 在他对共时性空间关系的研究中, 力图探索不同话语间的对话关系, 形成了以对话性为基础的共时性语境分析方法。事实上, 空间叙事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叙事中均存在的现象。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以其对共时性空间意象的独特建构充分展示了作品艺术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在《红楼梦》中, 时间的概念被明显弱化, 很难发现对时间的正面描述。“时间是模糊的, 是一团烟雾, 它的时间是平面的, 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平面上”。^[4] 在这种模糊的时序中, 曹雪芹注重的是情节的空间展开, 倾向于从空间的层面来建构作品。这种共时

性的艺术表现手法, 使得巴赫金的共时性语境分析方法对于《红楼梦》作品本身及其翻译的研究也具有相当高的适用性。

一 在对话中营造立体的场景意象

《红楼梦》的整体叙事以时间顺序为基础。但在时间叙事的同时, 曹雪芹又特别注重对空间场景意象的建构。“场景不是平面的图画, 而是立体的空间意象, 具有空间感和行动性, 能够激发读者的空间想象”。^[5] 小说中许多场面描写都具有共时性空间叙事的特点, 这种特点首先体现在回目名称的设计上, 如“滴翠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6] 等, 每个场景与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和相关人物相契相合, 构成一个个立体的空间场景。

以“滴翠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这一回目名称的翻译为例, 两个英译本在场景意象的重构方面体现出了差异性。在这一回目名称中, 我们可以发现几组对话关系: 一是人与物之间, 即宝钗与蝴蝶, 黛玉与残花之间的对话关系。原文的“杨妃”与“彩蝶”, “飞燕”与“残红”显然不是随意选取的, 而是充分考虑到了人与物之间的契合; 二是人物与气氛之间的对话关系, 原文分别用了一个“戏”和一个“泣”来表现这种对话关系; 三是这两个人物两种气氛之间的对话关系: 一个轻快欢愉, 一个哀怨深沉, 两种氛围所带来的巨大反差更加强了原文的画

① 收稿日期: 2008-06-16

作者简介: 韩 佳, 女, 山东济南人,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公共外语部教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面感。如果译文能够体现出这三组对话关系,可以说它基本完成了对共时语境的重建。杨宪益的译文是:

Pao-chai Chases a Butterfly to Dripping Emerald Pavilion

Da-ryu Weeps over Fallen Blossom by the Tomb of Flowers

这种译法基本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但“杨妃”与“飞燕”被直接译成了人物实名,失去了其联想意义,从而使人与物,人与气氛之间的对话失去了立足点,变成了某人在某地做某事的简单陈述。这样,两种气氛之间的强烈对比也就无从谈起,译文明显没有了原文的画面感和视觉性。再来看霍克斯的翻译:

Beauty Perspiring sports with butterflies by the Raindrop Pavilion And

Beauty suspiring weeps for fallen blossoms by the Flowers Grave

霍克斯显然注意到了人物特征与相关事件以及空间场景之间的共时性对话关系。首先,他将两位人物均译为“beauty”,虽然没有体现出“杨妃”与“飞燕”的差别,但却保持了语言的画面感和全句气氛的和谐性。同时,霍克斯用了“perspiring”和“suspiring”分别表现宝钗的丰美莹润和黛玉的纤细娇弱,一方面可以说是对重复使用“beauty”所做的一种弥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与反差;另外,“sport with”和“weep for”的使用分别表现宝钗“戏”蝶的欢愉心情和黛玉“泣”残红的悲悯哀怨。在这里,人物、环境、气氛相呼应,营造一个立体的场景意象。除此之外,霍克斯更显工整的句式也更好地凸显出前后两句的对话关系。可以说霍译比较成功地重建了原文的共时语境。

二 在空间建构中凸显人物的独特个性

《红楼梦》成功的人物塑造是小说的一大特色。由于曹雪芹倾向于从空间的层面来刻画人物,让人物在诗化的场景中展现其独特的个性,于是共时语境的营造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

在第30回中,曹雪芹通过对“龄官划蔷”这一场景的生动刻画,以极少的文字成功地塑造出龄官这样一位敏感、痴情、冷傲的少女形象。他将这一形象置入特定的情境当中,使人物与周围环境(赤日,蝉声,蔷薇架,繁花,骤雨),及其观察者(宝玉)的心境形成一种潜在的共时性对话,“只见赤日当天,树阴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6]“赤日当天”与“树

阴合地”,“满耳蝉声”与“静无人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影射出龄官此时远离喧闹的人群,独自黯然神伤的心境。杨宪益对此句的翻译如下:

The sun was high in the sky trees cast ample shade and the air was full of the shrilling of cicadas but no human voice could be heard

再看霍克斯的译文:

The burning sun was now in the height of heaven the contracted shadows were concentrated darkly beneath the trees and the stillness of noon, filled with the harsh trilling of cicadas, was broken by no human voice

对比两种译文,我们可以发现,杨宪益较为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基本信息,但显然缺少了原文所力图营造的与人物形象相照应的情景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环境描写与其后的心理描写以及人物描写之间的对话关系。相比而言,霍克斯的译文则充分考虑到了这种共时语境,更加注意环境与人物形象的烘托作用。像“burning sun”和“contracted shadows”,“stillness”和“harsh trilling”这样几组能够形成强烈对比的词和词组的选用,对影射人物此时的内心状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人物与环境浑然一体。此外,“the contracted shadows were concentrated darkly beneath the trees”一句与“the stillness of noon ... was broken by no human voice”一句,同杨译的“trees cast ample shade”,“no human voice could be heard”相比,更加成功地烘托出静谧的气氛,与龄官沉静孤傲的性格相呼应,更容易将读者带入下文的更为深入的人物描写。在这里,共时语境的设置也为下文中刻画宝玉的痴傻与龄官的痴情作了充分的铺垫。

三 在共时语境中传达作者意图

在《红楼梦》当中,共时语境的构建除了营造立体的场景意象和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借语境点题。小说中,曹雪芹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多数情况下,他仅仅是对某一事件进行一种客观描述,要体会其中深意,需要以一种对话的思维去看待他看似单纯的描述性语言。事实上,曹雪芹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旨在传达某种信息,而共时语境的构建对这种信息的传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25回有这样一段描述:

宝玉便趿了鞋,晃出了房门,只装着看花儿,这里瞧瞧,那里望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外似有一个人在那里倚着,却恨面前有一枝海

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只得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可不是昨儿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

这段话看似在写宝玉出门寻小红,实际上是借宝玉之“看”虚写小红在海棠花下的神态,这一实一虚之间的对话是这段文字最精彩之处。实写的部分道出了宝玉的遗憾之情,虚写的部分道出的是小红的满腹心事。文中的“一抬头”,“只见”,“似有”,“却恨”等一连串的动作和心理活动,几乎是在一瞬间同时发生,通过宝玉的视线包容了对整个事件的动态描写,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时语境。而曹雪芹通过这一共时语境所要传达的关键信息,却落在“却恨面前有一枝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一句。曹雪芹通过这16个字,将宝玉的惋惜之情与小红的似近若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场景具有了强烈对话色彩。脂砚斋有批语说:“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可见这才是曹雪芹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对这一片段的翻译,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一系列的活动融合在一瞬间当中,同时又能凸显海棠花在两个人物之间的作用。首先看杨宪益的译文:

He slipped on his shoes and strolled out ostensibly to look at the flowers, gazing this way and that until he glimpsed half hidden by a crab-apple tree, a figure leaning over the balustrade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covered walk.

杨译用了一个长句来处理瞬间发生的这一系列动作,而且其间没有主语的更换,读来一气呵成,保持了原文叙事的流畅感和空间的整体性。“stroll out”,“look at”,“gaze”,“glimpse”几个动词的使用简洁明了,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在对“海棠花”这一细节的处理上,杨译巧妙地采用了一个插入句,并将它置于红玉出场之前,一方面通过将关注点后移起到了吸引读者视线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语序上让“海棠花”出现在宝玉与小红之间,表现出“隔”的距离感。这里虽然没有出现“恨”的字眼,小红带给宝玉的疏离感和宝玉的遗憾之情却呼之欲出。霍克斯的译文则稍显不足:

He went outside in his slippers to look around pretending that he had gone out to inspect the flowers. He could see someone leaning on the balustrade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cloister-like covered walk, but she was half hidden by the crab-apple tree.

首先,将连续的动作分开描述,增加了时间上的延迟感,使得共时语境的整体性有所损失。尤其是其中“pretending that he had gone out to inspect the flowers”一句显得较为繁复拖沓。直接用“see someone”表现宝玉对小红的“隔花遥看”又过于单薄和仓促,宝玉和小红之间的“隔”和“遥”荡然无存。牵系两个人物的海棠花直到句末才出现,使整个场景的对话性和平衡感有所削弱。另外,用“someone”,“she”代指小红,显得过于明确和直接,相比而言杨译的“a figure”,更能表现出宝玉的“看不真切”。总体看来,霍克斯的翻译倾向于平实地描绘整个事件,对事件背后的隐含信息挖掘不足,杨宪益的翻译则更好地把握住了场景的空间性和画面感,以及人物与空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性,使共时语境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在文学作品中,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语言所使用的以各种对话关系为基础的特定语境。从翻译的角度而言,对语境的把握是译者正确理解原文的首要因素,而在对共时性描写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译文中是否成功地重建了原文的情景语境,再现了共时性描写的特殊艺术效果则至为关键,同时也是翻译批评中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因素。正如许钧所说,译者需要“在翻译中重新创造一种和谐的语言空间,陈述原文的意义,让原文所表达的内容和字句之后的含蕴载在新的表达空间中获得自身的生命”。^[7]

参考文献:

- [1] 蔡芸. 语境与意义推导[J]. 现代外语, 1997(1): 15.
- [2]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59.
- [3] 张杰. 复调小说理论[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68.
- [4] 王蒙. 红楼启示录[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299.
- [5] 张世君. 红楼梦的空间叙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1.
- [6]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7]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84.

(责任编辑: 文爱军)